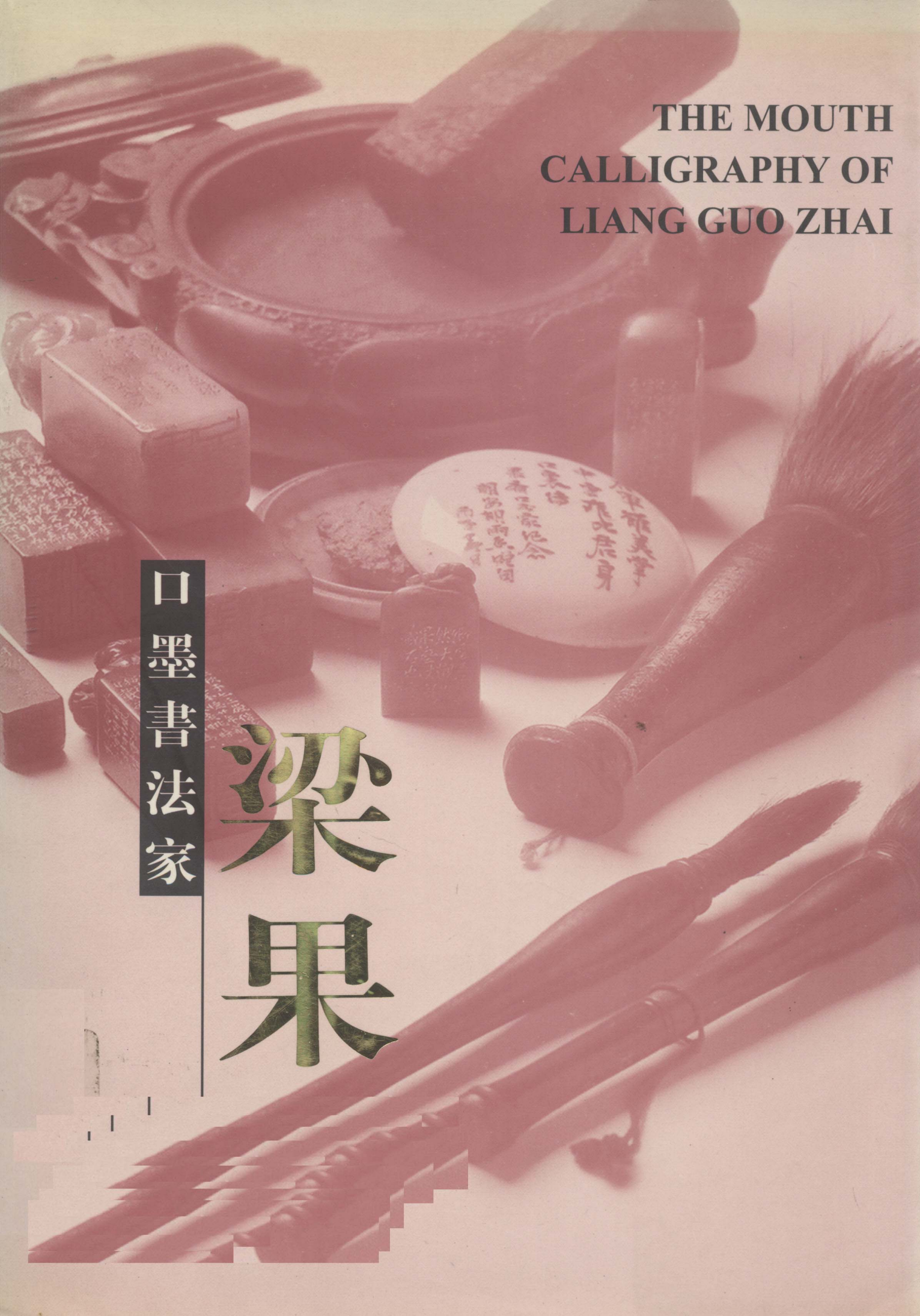
THE MOUTH CALLIGRAPHY OF LIANG GUO ZHAI

口墨書法家 梁果



1891年—1971年

深果齋書法選集

小董子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琐忆口书大家梁果斋先生

王守桢

在我的印存中有两枚朱白对章，是我1960年冬为口书大家梁果斋先生所刻的名印，白印文“梁果斋字老圃别号南州居士”，朱印文“海啸楼口书画旅行全国展览”，印侧还刻了一篇长跋：“果斋先生庚申(1920)南游，辛未(1931)返国，即长途旅行，历经七省，卖书买醉。迨丙子(1936)，参加全国展览，载誉归来。己亥(1959)，乃识荆於洞天，竟作忘年交，时常过从。及出示其印为此篆非出汉笔，意有所托，予不揣工拙，忻然为之重刊，以佩方雅也。庚子(1960)隆冬，王守桢刊后题。”时光倏忽，这已是41年前事了，先生亦早已作古，每一披读这些印痕，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许多前尘韵事就如电影重现于脑际。从这印文和边跋中可以概见先生的出处和踪迹，现就我所知于先生的一些轶事，谨记于下，聊表对先生的纪念之情。

先生是福建漳州人，而其祖籍乃广东。这是从先生七十三岁时嘱我篆刻一枚朱文“饮冰室主是宗师”时，才听了先生谈起他半个多世纪前的一点往迹。先生于光绪二十八年(1902)十一岁时参加过县考，考题是《齐人馈女乐》。十二岁参加府考，不料学台秦寿昌到福州时，清廷宣布废除科举，因之就不来漳州，这最后一科竟未能赶上。先生说他二十五岁到北京，原拟读清华大学，因卓如兄(梁启超)说文科要读北大，于是就进入北大哲学系。先生和梁启超同辈份，梁启超字卓如，先生字欣如。他曾随梁启超晋见康有为，他说康有为威形很重，在其面前，很畏怕，都不敢多说话。印象最深的是康拿了一根很长的烟管，必须要人帮他点火才能抽。梁启超在康面前也是毕恭毕敬。先生在北大两年就离开。

“夫子何为者”栖栖满星洲。先生自1920年至1931年在新加坡热心从事教育工作，先后被许多学校聘请，如甘吗挽华侨学校、关丹咪实呀公民学校、星洲公立启智公学、石叻班让培文学校、培德平民学校、星东学校等。这些学校聘请先生或当主任，或当校长，都是希望藉先生的名望对外筹募经费，如培德平民学校的聘书就这样写：“……礼聘先生为本校国文科教授主任兼执行筹款总干事职。素仰先生热心教育，名闻遐迩，深冀乐表同情，慰藉众望。他日英豪蔚起，帜扬文化之光，校务中兴，学焕梓桑之色。此固本校前途之幸，抑亦先生之功也。”似此情况，先生皆义不容辞，甘为孺子牛，耗尽了十年心血，奔走劬劳几乎成为星洲的东西南北人。

先生书画动公卿。1936年，先生任厦门口书画全国展览会主事，从厦门出发，先到广东，再回福建，经泉州、福州，一直北上到徐州，因“七七”事变，日本侵华战事紧迫，即先回上海而返厦门。在上海时，先生还举行以口书画润资助战义举，当时《神州日报》37年8月28日曾发短讯报道：“《梁果斋鬻书输捐》厦门海啸书画社旅行全国展览会主事梁果斋，以书画斐声全国。兹悉梁君鉴于暴敌当前，发起鬻书输捐，以所得润资，悉助前方将士，资杀敌之需

……。”先生这次旅行展览历经七省，大小展览七十五次，旨在宣扬艺术，保存国粹。凡求书者，只须赠酒一瓶，无润例，当时成为墨林传颂的佳话。许多政要、名人多有诗词题赠，如林森题句有“生面别开信口书，秦时烈裔法何如，观君此日龙蛇舞，誉满榕城酒满车。”郁达夫题句“闽南梁果斋先生，多才多艺，能以口书，擅铁笔，通金石文字，所制印泥绝精，惜世无好事者为之宣扬耳。将去京、沪，道出三山，曾与接谈，恂恂儒者，感佩不置，因书此以为赠。文章千古事，斯世应宣扬。吾爱南州士，其兰品自香。”先生说这次出省旅展，多亏在福州认识郁达夫，承他写了几张信请其朋友关照，所以沿途很顺利。先生曾自谓以一介布衣能游扬于大江南北，虽然多赖朋友的帮助，若无口书画这一薄技，恐怕也是寸步难行。他说历代皆未见有口书的人，只有在《历代画史汇传》记载秦始皇时有一个叫烈裔的人能以口作画。先生口书能写各体大字，小字可以写于扇面，求其墨宝的人最希望能得到他的扇面，一面画墨兰，一面写十七贴，非常隽逸灵爽。先生用笔，提、按、转、折，如一首抑、扬、顿、挫的音乐，很耐人玩味。1947 年出版的《中国美术年鉴》，先生被收入书法家传列，并附口书正、草、隶、篆四幅作品。

1959 年，我经朋友黄君之介而拜识先生，黄君是先生 1947 年任英华中学文史教员时的学生。起先我们听先生讲《诗经》的赋、比、兴，而后《古诗十九首》，而后绝句、律诗。先生讲解《古诗十九首》边讲边吟，抑、扬、顿、挫，非常生动，使人如坐春风。他要我们各写一首绝句，还比喻桌之四腿支起一个主题。我回家后勉力写了四句，可是有一两个字不合平仄，于是就修来改去，弄得竟夜不眠，改到天亮，原意全非，四腿散架。但经先生调理一下，马上如银针拨翳就符合平仄了。这些平仄押韵框框套套的格律，对先生来讲是不当一回事，如呼吸一样再平常不过。从此我对做诗一道，再也不想学了，而受先生的影响倒是喜欢欣赏好诗和坏诗。先生从七岁开始学诗，七十多年来一直吟咏不辍，成诗数千首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，物资供应很困难，香烟也要凭票购买。先生说：“街上有卖自制的卷烟，你知道是怎样卷？”我说：“容易，我可以做一个给你。”过天我就做了一个给他送去，先生很认真把烟丝均匀地放成一条，像放春饼菜一样，然后反卷推出，果然一支卷烟做成，他非常高兴，连续卷了几支才歇手。过了几天我到他家，先生拿出一包他卷的香烟约四五十支要送给我，我说：“我没抽烟，不要给我浪费。”先生说：“搞艺术的要学会抽烟，抽烟能帮助集中精神构思。”我想也有道理，况且抽烟确也别有一种气派，就拿回家练习，连续抽了七八支，总是体会不出美好的感觉来，只有苦涩的味道而已，如果装装样子图一点气派也未尝不可，但毕竟是“领略本无真趣味，支持偏有假精神。”只好把剩下的拿去还他，先生显得无可奈何，大有孺子不可教之慨。

先生称医生为“平安君”，他说：“我子女多(七儿一女)难免有病痛，多认识几位医生就多保平安，我介绍你去认识住在鼓浪屿的刘寿祺医生。”不久我就跟先生去拜访，刘医生已七十多岁，退休在家，他早年是一位厦鼓妇孺皆知的大名医，我本来就心仪已久，惜无缘拜识，有此机会自是求之不得。刘医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，还精擅“放筋”。有一次，我有点头昏、倦怠，他说是中暑，就给我“放筋”，放后立即精神清爽。从此三天两天就得去“放筋”，像上了瘾似的。先生和刘医生经常讲一句“若无艰苦过，兰竹世间在”，谁先讲第一句，对方

就接下句，讲完相对而笑。第二句我一直不理解，后来才揣摩出是“难得世间财”。后来又认识了鼓浪屿怪医李伯苑，李医生讲起话来必先讲“沫沫”，这是他最突出的口头禅，他曾从厦门老一辈名诗人、福建省文史馆馆员钟文献先生读书，深得乃师称许。李医生于《伤寒》一科可说已臻绝诣，常出奇方愈病无算，同时亦善刮痧，用大拇指的大指甲狠狠一刮，皮都快被刮下。他还自研“加味通关散”，更是绝妙，只要吸入一点，立即打喷嚏，打得鼻涕眼泪一起下，还叫你欲罢不能，我只领教过一次，再也不敢问津。我常陪先生到刘医生家，李医生亦常在座，他们所谈多为医坛、艺坛旧闻掌故。

先生认为我的名字不好，要另起一名，经他细细推算一番后，应该名叫“介三”，还批了一张取此名好处的批条，可惜这张批条不久就遗失了，先生还一再嘱咐这名要大家呼叫才好，我当时很不喜欢这个名字，但又不好拂他的好意，每次到他家，他必问：“开始对外扬名否?”我说还没有。为了回报他的关切，只好说我每早醒来必自呼“我是王介三，王介三是我上百遍”，就等于上百人的呼叫，先生听了一时竟无话可对。后来李禧、孙印川两先生通过先生请我刻印，我在边款上只好署款“介三王守桢或守桢王介三”，先生看了很满意，这个名字也只用于这三人的印款而已。

文化大革命前，有一次我和先生到厦门华侨博物院参观馆藏书画展，先生在一幅王文治所写的绝句条幅前，赞赏不已，还吟哦了好几遍，现在只记得后三句“……蓦见惊鸿软玉枝，摄取弓鞋阶下土，搓成丸药疗相思。”先生对王文治的书法特别赞扬，说他得董其昌神髓，秀逸洒脱，气质不凡，可以想见探花郎的风采，尤其写淡墨书法，更是清雅绝伦罕有其俦。在清一代，书家有浓墨的宰相，淡墨的探花之美誉，宰相指刘墉，探花即王文治。经先生边观摩边评讲，使我得益至多。

鹿礁小学校长黄照瑛女士，是一位很有素养的长者，一生热心于教育工作。1964 年，为了提高教师对书法艺术的欣赏能力，曾询于我，拟请一位书法家来指导。刚好先生给民立小学、鸿山小学、灌口中心小学讲过书法讲座，我就请先生给鹿礁小学教师讲一课，先生欣然答应，黄校长和教师们自是非常高兴，还很慎重送了一张请帖，祈请先生拨驾于四月十三日莅临，并恭候聆听。那天先生用漫淡式的广征博引，我在下面听了，觉得老师们恐怕难接受，幸好最后当场表演口书，才给老师们一个别开生面的刺激。事后反馈，认为“梁老先生讲得太深，都听不懂”。

先生七十三岁时身体还很健朗，曾和朋友一起登五老峰，作诗一首并序“甲辰(1964)秋，予七三岁，偕老友登五老峰。忆廿年前，与健庵曾登远眺，时过景迁，清华师出为招待，赋此感怀。廿载曾临一度游，依稀风物焕新秋。今朝相会欣想慰，天海诗情已白头。”这年先生自号“口墨子”，嘱我篆刻一白文印，我把这首诗和序都刻在印边上。

七十六岁时，先生又号“梁伯州”，嘱我刻一白文印，也成诗一首，这一年所有作品都署“梁伯州”，我刻好印也把其诗刻于印边：“人道老无能，我却名更生。也随天地转，笔起力躬耕。果斋丈七六初度，又号伯州，并志以诗，余乐相共寿而铭之于金石，丁未(1967)七月十九日守桢王介三。”

先生有十块很好的石砚，有一天全部让我细细欣赏，然后要我刻一枚朱文“十砚老人”，印款“果斋丈出示藏砚，皆艺苑珍品也，人生缘会，乐何如之，守桢并识。”在这十砚中有两块非常好，至今还依稀可忆，一块有清代著名书法家梁同书82岁时所写的砚铭，“顽物千年遂不磨，不知荡谲几清波。昭陵玉匣今安在，断甓犹传晋永和。”另一块有厦门书法家吕世宜题铭的紫色端砚，石质如肤理，石色非常清醇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大破“四旧”，凡属宗教的事物也都是“四旧”，皆在必除之列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到先生家，刚落坐，先生就说：“我最心爱的那尊观音也交去了！”那是一尊包浆已成黑漆古的旧物，不知有多久年代，平时熟视无睹，都没去考证。最使我关心的是壁间一个玻璃框里的一张“符”，那是我和先生许多次边品茗边欣赏的一张不寻常的“符”，这次自是在劫难逃。说起这张“符”，其不寻常处，乃在它象一幅富含玄机的草书，线条之中，中锋、侧锋、飞白并用，迅疾飞快，一笔呵成，旁边还溅了一二墨点，像一颗有头有尾的流星，穿越太空，显示出速度和力度的气势。我发觉先生对这张富含草书玄机的符的喜欢远超过这符的意义。很遗憾的是那个年代很少人家里有照像机，更无论复印机，真是常见无所谓，一别成千古。

我工余常到先生家叙谈为乐，偶而谈到渴酒，先生虽好杯，而并非海量。他说：“喝醉的人，你不去理他倒没事，如有人去搀扶，他就整个赖给你，飘飘然很舒爽，所以说越扶越醉，越扶越重。”

先生还常说：“人熟礼生”，每有客至，必泡茶请烟，就是我这么熟每次还是要泡茶相待，不过我们都是边品茗边欣赏诗、书、画，尤其是客厅里那座黑色玻璃橱的最上面一整层，陈列了一百多枚大小印石，先生每空暇必摩挲排布一番，前后高低俨然如列阵，使人感到触目琳琅，盈眸瑰宝。我和一位朋友都以他为楷模，也把玻璃橱腾出一层来排布印石，不过我们的印石只有几十枚，跟他是不能比，聊以自娱罢了。在先生那个珍美的橱层里，在那众多的印石旁边，有一个像装青霉素的小玻璃瓶，里面约有半瓶多的粉红色粉末，先生说它是按仙方七十二签配制，留给自己最后用的，但是否灵效不得而知。先生后来果然需此重镇痰逆之药，而家人在慌乱中竟不知有此“仙药”在。一想到此，不能不感到这是一个永远的遗憾！

（摘自厦门《鼓浪屿文史资料》）

“落笔云烟信口书”

——梁果斋先生之书法及诗歌

林懋义

这是1937年郁达夫先生为老鼓浪屿人、书法家梁果斋先生的题赠句：“闽南梁果斋先生，多才多艺，能以口书，擅铁笔，通金石文字，所制印泥绝精。惜世无好事者为之宣扬耳。将去京沪，道出三山，曾与接谈，恂恂儒者。感佩不置，因书此以为赠。”(见丁丑春月梁果斋口书润例)短短数语，介绍了梁果斋先生的专长与品格。其实，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，梁先生便以口书称著于闽南地区，有关报章时见其名与李禧、虞愚等名流并称。

梁果斋(1891—1971年)字欣如，号南洲居士，又号口墨子，生于漳州，祖籍一作南安，又说是广东人(见1936年(丙子暮春)《船到梅县上陆》诗：“问到吾家梁氏宅，敲门衍派道人钦。呼童净室安睡榻，满室人才具士林。”)1897—1909年求学于漳州崇敬堂，11岁参加县考(考题为《齐人馈女乐》)，12岁参加府考(考题为《百里奚》)。此时科举已废，乃转学漳州丹霞书院。1916年保送上北京大学文学系(报载为清华大学国文系)，1918年受业期满回乡，任龙溪县“视学”。不久，即受南洋马来西亚华侨聘为丁加奴华侨中学校长，同年12月29日放洋出国。

1919年1月就职丁挽中学校长，1924年转任吉练吉荣源号轮船有限公司总经理，1927年任彭哼鱼商公会 “生办”(会计)，1929年任丹坡华侨公民学校校长，1931年任南洋商业全书总编辑，1932年又任星洲华林学校校长，1933年任星东学校副总理，这年年底返国后，长住鼓浪屿。在南洋居留15年，其间10年供职文化教育界，另5年辗转商界，看来均无太出色的表现，这也许与他酷爱文艺，书生意气，生性疏朗狂放有关。但他的口书，却在这时有了一定名气。据他爱女梁君吉回忆，他父亲在新加坡时，有一次友人前来求字，他刚呷两三口酒，即兴提笔口书，自觉运笔顺畅，驾驭如有神助，得心应手，而且全身轻松有力。自兹之后，他每口书前必饮酒，形成习惯，也收到好的书艺效果。

1938年5月日寇入侵，厦门沦陷，梁果斋先生辞去公职(《侨星日报》副社长)任“十思堂”家塾教师。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。是年11月20日厦门举办光复后第一次艺术展览会，报载(11月28日)参加这次展览者“均为艺术界有相当名望作家作品”，“展览品有梁果斋氏之口书画，虞愚之书法，吴忠翰之木刻，王云辉之地理模型等等”，还突出地报导说：“查梁果斋氏为全国著名口书画家，北平清华大学文学士，曾任前本市《侨星日报》副社长，并南洋群岛学校机关要职。事变后，生活颇困，然坚守义节，虽经文氓林谷(日伪《东南日报》社长)再三请求出任伪职，都被拒绝。此种宁愿枵腹守份，不愿卖名求荣之节氛，增加作品价值不少。”此后，他先后在厦门中学、南安中学、英华中学任文史教员。解放后，梁先生家居养

老，还积极参加厦门市政协组织的学习和考察等活动，并常写诗词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祖国。1962年，曾应厦门市文化部门之请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过书法《草书》讲座，当场挥毫，引起轰动。第二年，厦门市举办首届书法篆刻展览，梁先生的草书临“十七帖”颇受社会的称赞，作品还被刊登在《厦门日报》。1962年，时年71岁的他应聘为厦门戏曲编导组讲授元曲。1971年8月初四病卒，享年80岁。其夫人为他生有七男一女。

梁先生国学基础厚实，多才多艺，能诗、擅书，会画、善篆刻，而以口书最为著名。据说他十来岁时在漳州常到一小寺庙玩，寺中有一位擅长书法的和尚，梁先生对他很感兴趣，遂成忘年交。和尚教他书法，并要他“独树一帜，独创一派”，由是突发口书的欲念，终成他毕生追求。根据他的实践，把舌尖顶在上颚部，笔端顶在舌根部位，上下唇与牙齿通力协作，书写起来笔稳住了，又不流口水。经多年苦练，终于能自如把握，灵活挥洒。可惜我当年视口书为杂技表演，不过是旁门左道，因此失去观尝的机会。但从许多前辈文人笔下，仍可以看到他口书的一般情形。梁先生不但能以口书，而且能以口作画。已故厦门著名诗人李禧先生题其口笔画兰有，“离骚读罢还长叹，写到幽兰气味香”之句，可见梁先生笔下兰草的生动。鲤城黄炎先生也形象地描写梁先生的口书云：“南州居士工口书，醉后挥毫意自如。龙蛇飞舞欲凌虚，纸光墨渖烂漫舒。汉魏六朝信口嘘，襞窠小字凭兴余。卖书买酒笑吁吁，飘零江湖乐华胥……”此诗连梁先生的性格也写出来了，他不但善口书大字，小楷草书也都写得活泼，且“精四体”。从遗留下的诗稿看，行书具魏晋风格，行楷秀丽逸挺，很是耐品。“张颠作书头泼墨，梁君作书口咬笔。摇头跛驱意态雄，书成苛肖十七帖。龙跳天门虎跃阙，钩距使转法靡忒。意之所至笔随到，使手使笔理则一。兴酣呼童屡布纸，游刃有余不费力……”(祝谏诗)。形容梁先生的口书，很是精彩。

1936年，他主事厦门口书画全国巡回展览，从徐州南下，转上海而厦门，共展出72场，一时口书轰动大江之南，大概这也是他毕生艺事最辉煌的时期。

我所见的梁果斋先生手稿遗诗约60首，大都写在1933年(癸酉)至1937年(丁丑)年，在新加坡、广东潮汕、梅县、上海、福州、厦门等地，少见景物风情之作，多属旅途会友唱和，间有感怀自身和时代的作品。

1933年底正是他从南洋归来之时，《癸酉除夕感怀》，计七首，除“其七”为五言绝句外，均为七言绝句。注“其三”的有两首，缺“其五”，大约是笔误所致。

爆竹声中岁已之，无钱沽酒惹愁思。
邻家厨满新鲜味，我忆当年幼少时。

(其三)

劳碌半生尚未安，老妻慰问困时难。
人家儿女新衣换，愧煞须眉一样看。

(其六)

这位刚从南洋回归的“番客”，生活居然如此困顿，过年如此，其余日子可知，“前途渺渺顾茫茫”(其三)，“终日蛰居亲友处，何时吐气作新民”(其四)，居无定所，前途渺茫。但他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不甘心如此。

棱棱傲骨气，伟伟志超然。
暂待云和雨，蒸蒸蔚上天。

(其七)

“乙亥八月十二日由厦过海”(1935年)：

碧波无际海天秋，笑我身同一叶舟。
好是顺流轻着力，不烦摇橹到龙头。

他的诗朴实自然，毫无雕凿痕迹，有些简直就是出口成章，不费气力。

处在民族危难的大时代中，诗人不可能不痛心疾首，更不可能不一吐胸臆。

“丁丑初冬望日之感赋”(1937年)云：

苛捐杂税猛如虎，不管民穷赫肆来。
寒士家贫无所应，呼声有道济苏哉。

(其一)

无钱无米自心知，饿死何妨哪有奇？
当此时期鸿遍野，莫教身世泪思之。

(其二)

这些诗刻画出日寇侵华，国民党政权腐败而又苛捐杂税，鱼肉百姓，当时确如所言，国无宁日，民不聊生。

“重阳后二日客次闽省之南郡新馆感作”：

莲花口吐说书雄，空博虚名到老终。
救国未忘三寸舌，醉醒时赋感怀衷。

(其二)

世事崎岖莽甲兵，愧无寸土可归耕。
笔中常忆补桐叶，独抱人间事不平。

(其三)

他的诗多围绕自身吟唱，所作范围与内涵都较淡泊，这也反映出梁先生的一介书生本色，这也许就是郁达夫所说的“恂恂儒者”吧。

(摘自厦门《鼓浪屿文史资料》)

得心應手
十屋高懷

別開生面凌雲筆

五百年中世此君

題某齋前單口書法集

癸未初夏沙学法人布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